

童年的春节充满年味,领压岁钱、花压岁钱是让我们小孩子甜到牙疼的事。

我是上了小学开始领“压岁钱”的,此前只有两个哥哥有这待遇。过年前,爸爸会去银行把大票子换成一沓沓一角一张的纸币。我的压岁钱是5块,换成角票就是50张,厚厚一沓,缠着银行才有的白纸条。票子都是崭新的,运气好的时候还联号。后来问爸爸,为啥非要换成角票而不直接给一张5块的?爸爸回答:知道你喜欢存钱,给你一张5块的你舍不得破开。我猜测如今银行提供兑换纸币的服务,莫不也是让小孩子更愿意把钱花出去,刺激消费?

压岁钱到手,小伙伴们就开始乐颠颠地花压岁钱。和爸爸妈妈、小伙伴去一趟离家10里地的农村集市中新街,便能把我们来之不易的压岁钱花掉不少。

鞭炮是少不了的刚需,记得那时的鞭炮是一

压岁钱的回忆

冯和平

块钱一封,每封有100头。有豪横的,一个人买一封,在小伙伴们艳羡的目光下随意燃放。有小气如我们的,就两三个人凑钱买一封,然后再按各自凑的份子去分。我会把自己分到的那一份整齐地放到几个火柴盒里,把火柴盒想象成小军火库,一个个鞭炮想象成炮弹。

中新街有一个只租不卖的小人书摊。大人们去买年货,我们就在那租小人书看,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隋唐演义》……那些精美的连环画充满代入感,我最早接触的文学读物就来自这里。

小人书2分钱看一本,一角钱就可以包场看到收摊。我们舍不得花一角钱,但是看一本两本又嫌不过瘾,于是几个小伙伴就假装不认识,各人租一本坐在那里看,看完自己这一本,趁着人多摊主照顾不过来时,偷偷换着看。偶尔也会被摊主发现,但只要不是太过分,花2分钱看几个小时,倒也相安无事。

中心街有一个老奶奶每年都会来卖白酒糯米。白酒糯米放在一个红紫色的大土缸里,又白又软又甜,一角钱满满一大勺,盛到碗里后再舀一勺汁。老奶奶穿着当地农村老人才穿的蓝布长衫,包着头巾,很老很老的样子,老到我们说不清有多少岁。她一边盛白酒糯米,一边应承着大人离开时的要求:只给吃一碗,不能吃醉了。有一年春节没见老奶奶,后来就再没有见过,爸妈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后来爸爸做过一次白酒糯米给我们吃,却似乎总少了点什么味道。

雪叩柴门思故旧

鲁珉

感觉这座城市好多年没有下过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雪了,记忆中的大雪一直停留在早已离开的故乡。一条小河,夹在两座大山之间。每当冬天下雪了,山顶积了很厚,河边的雪总是匆匆地来,又急急地走了。

每当有雪的日子,就会想起故乡的老屋来。老式的天井屋,门前是用一人高的土矮墙围成的院子,在正对天井的方向开了一个院门。院门好像就是用一些废旧的木板做的,每块门板长短不一,显得有点寒碜。冬天,下雪了,飘落在院子门上,虽无声,却依然感觉谁在叩门。有时父亲回家晚了,家里的小黄狗就一直蹲在院门边等着。那情形,在我读到“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”时,就体会到了老屋小院的别样温情来,也会想起一些往事故人。

首先想到的是杜叔,一位居住在长江边小镇上做伞的老师傅,喜欢在整个冬天坐在火垄边,伸出长满老茧的双手,在柴火或暗或明的光照下,筋骨凸起。杜叔偶尔站起来,走出天井屋,推开重重的木大门,那雪花就飘了进来。杜叔也不戴顶帽子,就自顾自走进飘雪的青石板老街上,漫无目的地走着。我想,杜叔也是极喜雪的。

老友大郑,家住在海拔1000多米的半高山,一栋白墙黛瓦的老房子,一处略小的农家土院子,用篱笆围着,进出小院是半人高的矮门。若是下雪,积雪便着在篱笆上,像一条长长的雪龙,镶在农家前。老友极喜酒,好像整个冬天都在喝酒,喝自酿的苞谷酒。每次看见他,总是若有所思地坐在大门前,望着院子,看雪花慢慢地洒落。

还有老家的邻居大平,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学。只是他没有考上大学,一辈子在农村守着。现在也是三层的红砖房,家里还有一台小汽车一台载重车,日子过得并不比城里差。

还有故旧老陈,祖祖辈辈住在村子的小河边,虽然也有下雪,但融化得快。头天下,往往第二天就消融了。不像住在高山上的老王老张们,只要下个一两天雪,积雪十天半月都不会融化掉。

还有从未谋过面的师友,也在下雪天里被想起。曾被贬到夷陵的醉翁,也是在这样雪天的傍晚,步履在溪边,见一茅屋,一扇厚重的木门,便敲门进屋,与主人聊到深夜,便有了千古名作《黄溪夜泊》。还有苏轼,在黄州,感叹南方的雪没有北方雪大气,没有北方雪豪迈,于是只能将心里的积怨写进江水的大浪之中。

只是现在,久居所谓的城市,没有了乡村悠闲的时刻,就连下雪,也总是急匆匆的。下雪的时候,有人喜欢那漫天飞舞,有人喜欢踩雪的声音。我独独极喜这雪花飘飞的时候,一个人伫立窗前,想念故旧。想此时,老友们那里有没有下雪,雪下了有多厚。

雪落时节,山川便褪去了往日的多彩,现出冬的单一与洁美。老友如雪,平时各忙各的,忽然想起了,总想能够坐到一起,围着柴火垄,天南海北地聊,不时你递给我一根烟,我给你添半杯淡茶,要不就斟一杯酒,坐在下雪的季节里,无须客套,更无拘无束。

若下雪了,不妨放下手中的事儿,静坐于窗前,手捧一杯热茶,想一想远方的故旧,也好。



花开富贵
盛英澎画

初冬微语

子风

初冬的清晨,大自然里的一切都慢了下来,连心事都像轻慢的云朵,也慢了下来,并且有了静静的诗意。一切到了这里,好像都有一个停顿,抑或一次精心设计的生活反思,天空之城有了不可多得的蔚蓝色的清晰,那方惆怅不断幻化为湖水的幽兰。

水流如梦,轻轻沉浮于烟雨的诉说,被村庄宠溺了几千年的无边烟雨,在故乡的静默中,越来越有了初冬的诗意。

越过田野,听着那些越来越慢的歌声,越来越觉得一些生命的尘埃即将落定,那些隐藏于内心的脆弱与坚强,也正在做最后的努力。一个季节在纠结中即将完成自己的使命,愿将明天的晨曦轻轻转向下一个等待,它们之间的交接与耳语就是大自然的语言。

这时,有候鸟自南方翩跹而来,那方惆怅的天空之城有了旗帜一样的远方。儿时的记忆,在一种宏大的钟声中,逐渐回归故乡的那方泥土,那种纯粹的虚构,那种搅动炊烟的空旷,让我再一次想起与故乡的所有情结,那些寄托在银杏树身上的千丝万缕的语言,又一次陷入沉思的境遇。

在这初冬的早晨,微寒已经抵达秋天的城堡,昨夜星辰的紫色童话,逐渐变冷。我对于秋天的怀念,幻化为初冬的微语,以及晨曦中轻轻洒落的凝露。面对庭院的新装,以及飘然而至的微霜,一切尽在美好的相遇,这时,一切生命体既不需要火热的冲动,也不需要因为惧怕冷冽而遮掩内心深处的本真。

立冬时节悄然而至,这个秋天最后的早晨,万千星辉从天而降,阳台上的生命,

在微寒曦光的包围中,就拥有了这座城市最诚挚的祝福和最温柔的问候。我想,这或是今生今世的缘,抑或是前世今生的宿命,无论如何,在有限的生命旅程中,我都走不出你的倩影了。

初冬的到来,无论是田野,还是山川河流,都各自安好,都迎来了生命的又一轮重置。繁华落尽,花的密码也在叶子的涅槃中,即将获取重生的启示,哪怕是一只蚂蚁,也隐身去了季节的深处,重新开始生命的氤氲与新生。

这样的早晨,适合读一篇立体感比较强的散文,不要茶水点缀,不用烟雾缭绕,更不用音乐陪伴,只需一幅平淡如水的画即可。如此,立体的思想与平面的现实,就解构了生活的本质,明白了生命的虚度与虚妄,特别是初冬的第一缕曦光,是那么的轻快而又朴素。

这个早晨,无论怎样轻轻享受那瞬间的感动,还是没能绕开那盆静静没落在阳台拐角处的君子兰,它就像馈赠的神秘天语,在失落的角落,默默地守护着生命最后的尊严。

初冬,我更多关注的还是暗恋的归属,这一生放荡不羁,感动太多,也孕育了孤独寂寞。远逝的江水,飘过的云彩,浪漫的古域,以及守望的天空和承诺,会在瞬间,将思绪的欲望击穿,于烟雨中穿越肉体的疼痛和毁灭,直至完成最后的诗意和涅槃。初冬,已经打上了蕴藏的印记,所有的玄幻,已有了梦想的修真。我只能轻轻微语,不敢过多惊动那些悄然而至的身影。